





楚

辭

通

釋

十

甲

壽

史記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  
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  
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邈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  
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貶踰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蘇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  
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  
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  
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  
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  
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  
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

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

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  
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  
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  
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  
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  
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  
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粹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  
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  
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  
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  
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愛物  
之汶汶者乎留赴嘗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  
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今九章中懷沙篇是也於  
是懷石遂自殺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

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  
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  
投書以弔屈原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棊于金陵節署

序例

經解曰屬辭比事未有不相屬而成辭者以子屬天則爲元后以下屬天則爲六寓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或積崇隆爲泰華或衍浩瀚爲江海卮出而不窮必不背其屬無非是也王叔師之釋楚辭也異是俄而可以爲此矣俄而可爲彼矣其來無端其去無止然則斯製也其爲字星之歟見行潦之忽溷乎昧於斯旨疑誤千載今此所釋不揆固陋希達屈子之情於意言相屬之際聽川澮以入經流步岡陵而陟絕巘尙不迷於所往乎

唯意謂然不度其指作者既杳亦孰與正之舍本事以求

情謂山爲窪沼謂海爲岡阜洞崖似沼波濤似阜亦何不  
可昔人有云後世誰定吾文者憚人之髣髴而迷謬之也  
九歌以娛鬼神特其悽悱內儲含悲音於不覺耳橫摘數  
語爲刺懷王鬼神亦厭其瀆矣至於天問一皆諷刺之旨  
覆使忠告不昭而別爲荒怪何也凡此類交爲正之

或爲懷王時作或爲頃襄時作時異事異漢北沅湘之地  
異舊時釋者或不審或已具知而又相刺謬其贅亂有如  
此者彭咸之志發念於懷王至頃襄而決遠遊之情唯懷  
王時然旣遷江南無復此心矣必於此以知屈子之本末  
蔽屈子以一言曰忠而七諫以下悻悻然如息夫躬之悁

辰孟郊之齷齪，忤人之憎矣。允哉朱子刪之，而或以此誣騷經九章，彌天亙地之忱，爲患尤人之恨，何其陋也。旣爲滌雪，復綴九昭於卷末，匪曰能賢時地，相疑孤心，尙相髣髴。

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嶽，戍削之幽苑，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盡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掄抑，出生入死，上震天□□□秦□江□□皆此爲之也。夫豈東方朔王褒之所得與乎？

遠遊極元言之旨，非諾臯洞冥之怪說也。後世不得志於時者，如鄭所南雪菴類，逃於浮屠，未有浮屠之先，逃於長

生久視之說其爲寄焉一也黃老修煉之術當周末而盛其後魏伯陽葛長庚張平叔皆仿彼立言非有創也故取後世言元者鉛汞龍虎煉己鑄劍三花五炁之說以證之而不嫌於非古

自周易象以韻製言雅頌風胥待以成響然韻因於抗墜而意有其屈伸交錯成章相爲連綴意已盡而韻引之以有餘韻且變而意延之未艾此古今藝苑妙合之樞機也因韻轉而割爲局段則意之罄戾者多矣今此分節立釋一唯其意之起止而餘韻於下以引讀者不倦之情若吟諷欲其成音則自隨韻爲于喁不待教也韻意不容雙轉

爲詞賦詩歌萬不可逆之理推而大之四時五行七政六  
律無不交相離合四方八片陰陽老少截然對待之說術  
士之易而非天地之固然元氣元聲存乎交禪不息而已  
歲在乙丑秋社日南嶽王夫之釋

楚辭通釋目錄

船山遺書四十五

卷一

離騷經

卷二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殇

卷三

天問

卷四

九章

惜誓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卷五

遠遊

卷六

卜居

卷七

漁父

右二十五篇屈子作

卷八

九辯 九篇

卷九

招魂

右宋玉作

卷十

大招

右景差作

卷十一

惜誓

右賈生作

卷十二

招隱士

右淮南小山作

卷十三

山中楚辭 四篇

卷十四

愛遠山

右江文通作

卷末

九昭

右王船山作

楚辭通釋卷一

詞語并載

船山遺書四十五

衡陽王夫之譏

離騷經

王逸舊注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  
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  
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  
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  
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  
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衰憂心煩亂不知所愬  
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

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  
 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  
 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  
 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  
 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  
 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  
 遂赴汨淵而死國士國事也上官靳尚疑本一人猶原  
之稱三閭若別為一人不應有姓而無  
名澆與弄同女教切秦昭王曾注據史以為惠王襄王  
頃襄王也遷者流而禁之原初去位隱居漢北至此遷  
於沅湘汨音覓汨水出江西萬載縣界徑瀏陽  
縣至長沙城北入於湘其下有屈潭原所沈也  
 今按舊注所述是篇之作在懷王之世原雖被讒見疏而猶未

竄斥原引身自退於漢北避羣小之愠以觀時待變而  
冀君之悟故首述其自效之誠與懷王相信之素讒人  
交搆之繇而繼設三端以自處游志曠逸舒其愁緒然  
且臨睨舊鄉蜷局顧眄有深意焉至於終莫我知後有  
從彭咸之志矢心雖夙而固有待未遽若九章之決也  
夫以懷王之不聰不信內爲豔妻佞幸之所蠱外爲橫  
人之所劫沈溺瞽亂終拒藥石猶且低回而不遽舍斯  
以爲千古獨絕之忠而往復圖維於去畱之際非不審  
於全身之善術則朱子謂其過於忠又豈過乎若夫盪  
情約志瀏灑曲折光燄瑰瑋賦心靈警不在一宮一羽

之間爲詞賦之祖萬年不祧漢人求肖而愈乖是所謂  
奔逸絕塵瞠乎皆後者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  
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  
則兮字余曰靈均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生老童爲楚始祖其後武  
王熊通之子瑕食邑於屈因以爲氏世爲楚宗臣父曰  
皇考皇大也伯庸其字古者諱名不諱字太歲在寅曰  
攝提格貞當也孟春之月曰陬月庚寅原生日皇皇考  
省文覽其初生之日合於吉度因錫以美名靈善也平

者正之則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隱其名而取其  
義以屬辭賦體然也以上序所自出及生且名字以自  
表著言己與楚同姓情不可離得天之令辰命不可褻  
受父之鑒錫名不可辱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

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鼂舉阯

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中洲一本無中字

紛不一之謂內美得天之美命為親所嘉予重直龍切

加也修能志正道學正學而成材也扈被也江離大葉

芎藭葉似芹者辟辟續為裳芷白芷一名茝一名葍一

名蕙紉紐合也蘭綠葉紫莖類萋蘭六月開花至秋結  
穗以子種之葉甚香兼眾芳爲裳佩言集古今之美以  
服躬也汨聿也語助辭音越筆反若將不及志業既正  
欲及時利見也阨與陂同塞取也木蘭香木辛夷之白  
者宿莽卷施拔心不死言上陳善道以輔君下修訓典  
以治民晨夕不遑以靖國有功績也以上述己素修之  
志業及任三閭官左徒急於效能修職之勤勞無怠如

此

亦似承上文暗轉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  
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

忽一本作智此度也

一本無  
也字

春秋代序喻國之盛則有衰草木零落喻楚承積彊之  
後至於懷王秦難益棘疆宇日蹙有隕墜之憂君之起  
衰振敝當如救焚拯溺不容濡遲盍不用自彊之術棄  
邪佞之說以改紀其政而免於傾喪以上言己所必諫  
之故以國勢之將危也

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  
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芭彼堯舜之耿  
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惟夫黨人<sub>若一句</sub>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

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披一作被惟夫一本

來相召告戒之辭道去聲引導之也先路前路也言美人能以遲暮爲憂而改度如駕良馬騁康莊則吾導之以長驅矣三后舊說以爲三王或鬻熊熊繹莊王也繇無類曰純米精曰粹申椒未詳或申地所產之椒茵桂如竹花白欒黃今方家謂之筒桂蕙今謂之零陵香黨人張儀斯尙內緒鄭衷比周惑懷王者皇輿君所乘車敗績車覆也已所用以道君於前路者集先王之美遵堯舜之正鑿桀紂之非雖黨人險昧必將忮害而不敢

畏禍惟一意憂君之傾覆故秉忠以諫道君以坦行於  
夷庚踐前王之迹則殃且及而不辭此上自述其違眾  
憂國以強諫之情宜爲君之所鑒諒以信己不疑而前  
王可繼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  
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曰  
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余成言兮後悔遁  
而有他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荃與蓀通似石上菖蒲而葉無劍脊亦香草也以喻君  
齋音齋疾急也詩所謂不舒突也凡讒言之入姑緩而

察之則其情見愚者如濺滴水於沸油速發而不可抑  
止讒之所以行也舍如字九天七曜經星及上宗動天  
正徵也猶射者之正鵠爲徵準也靈善也修長也稱君  
爲靈修者祝其所爲善而國祚長也黃昏日將落而黃  
乃向昏黑古者婚禮成乎夜喻君臣道合若婚姻之好  
合羌楚人發語辭離別君不用則退而待放數亟也化  
變也變前約也君雖齋怒猶必固爭指天自明不避禍  
謫非己強於求伸亦爲君之故耳乃君亟信讒邪取與  
己所定之成謀而棄之疑其人並廢其道非己之辱而  
實國之災矣原所與懷王成言者不傳史稱屈平爲楚

合齊以擯秦懷王惑於張儀合秦以絕齊或謂此歟此  
上序懷王始信己說繼而內惑鄭襄外聽上官靳尚張  
儀之邪說己力爭而不勝爲被放之繇

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晦畦留夷與揭車兮雜  
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  
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晦古畝字  
埃同俟

三十畝曰畹畝埒長曰畦揭車一名芑輿似零陵香高  
數尺黃花白葉杜蘅似細辛葉如馬蹄峻莖高茂葉盛  
也刈采而用之也穢蕪壞也以上言己欲匡君立政博  
求賢才置之君側冀其大用埃時之可爲以張大楚國

己既不得於君讒人指爲朋黨驅逐皆盡使眾芳萎廢  
在己之萎絕何傷而羣賢坐絀此周公鷓鴣取子之悲  
所不能己李杜戮而黨錮興趙朱斥而道學禁蓋古今  
之通恨也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貪食不已曰婪憑恃也恃君寵以恣行也索所白切求  
索苛索君子之疵瑕而攻擊之也如心之謂恕君子之  
恕如其心之忠也小人之恕如其心之邪也小人以己  
之貪度人之貪因生嫉妬急亟也以上言小人以私心

繫度而猜疑因譖己而一空善類余非不能與眾正竭  
力以爭勝而固非所欲是以屈而見放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鼂飲木蘭之墜露兮夕  
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顙頌亦何傷  
冉冉漸也修名長久之名也菊英不落然萎稿既久終  
亦凋墜姱美也練習事熟也要得事之理也顙音坎頌  
一作鎮音菡飢而面黃貧賤之容也承上言所不屑與  
小人馳騫爭勝者己之秉忠貞而樹賢於國唯以國勢  
浸衰將有危亡之憂而君有喪邦之恥隳其令名是以  
顙頌時以有爲初非欲與雞鶩爭食故雖見放廢飲墜

露餐落英食貧不飽且恬然安之雖哀眾芳之蕪穢然  
願與同志者安守義命終不與小人爭得失也

攀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葉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  
繩之纏纏眷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  
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攀一作擊  
啟妍切

攀持也木根惡木之根結蹙而損之也薜荔蔓生緣古  
木葉如碧鱗結實如瓜俗謂之木饅頭葉實也矯反剝  
之也紉紐而揉之也胡大也繩綯也纏纏繩垂貌以木  
根蹙蔭以大繩穿薜荔束縛桂蕙喻君子之受摧殘也  
同乎人曰周彭咸殷之賢士秉貞介不得志於世自沈

於江此言己不屑與小人爭而眾邪醜正亂國是妬賢  
能誅逐異己君子孤尙媵修志異道殊進不屑與競退  
必不能與同唯誓依彭咸以死自靖而已原之沈湘雖  
在頃襄之世遷竄之後而知幾自審當懷王之時矢志  
已夙密於此見之君子之進退生死因時以決若其要  
終自靖則非一朝一夕之樹立唯極於死以爲志故可  
任性孤行無所疑懼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媵以鞿羈兮  
謇朝諝而夕替旣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  
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民人也謂同列之小人如靳尚之黨艱險也譏馬口銜  
羈絡頭也諛問也替虧替之也謂讒毀也纓佩帶攬盡  
取之也謂既譖已而又徧攻擊其善類九死言十有九  
死勢必不能容也自此以下反覆言其直道不容所憂  
不釋之情此言小人艱險朝問已與同謀議夕卽謗毀  
雖清操孤尚在濁世而不能伸若良馬受賤工之銜勒  
然亦何至倏忽變遷哉我伉伉而反予來赫若此之酷  
哉雖然此背憎鬼蜮之常態君子不幸與姦佞同朝必  
逢其害固勢所必然素料其然而自信無悔則雖死而  
固不足爲己傷也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娥眉兮謠  
詠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佞規矩而改錯背繩墨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忤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  
此時也雷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鷺鳥之不羣  
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周

同作

浩蕩如水渺茫支派不分也民人也不察不辨其邪貞  
也詒飛語詠毀謗也佞面嚮也規矩在前舍之而自爲  
方圓所謂改錯也追曲隨意曲直無定則也周容比周  
以求容忤徒魂切積憂也鬱邑與於邑通讀如嗚咽侘

勅駕切僚勅界切矢志無聊而遲立貌溘忽也周同也  
方必不可圜圜必不可方不能合同也安相容也承上  
言小人險詖害政所恃者君之明察耳乃君之不慧喜  
佞曲而惡忠直聽羣小之妒誣我以罪彼小人之所以  
惑君者唯顛倒是非巧徇君志而與俗委順故能得上  
下之歡心以容身則余懷貞而匪舌是出獨受其窮困  
矣余之甯死而不忍爲此態者忠佞殊塗忠之不能容  
佞猶佞之不能容忠如鷲鳥不能與燕雀爲羣非特臭  
味之殊抑家國安危之所自決判於毫釐必不能毀方  
爲圓委曲因時以求兩可君之不察且怪我之獨與眾

異而紕之則我遭時不幸非徒邪佞之與居而實君心  
之先迷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  
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  
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攬芙蓉  
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  
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作垢復修一無復  
字彙古集字

尤過謫也攘却也厚謂難言之也相審擇也延佇遲回

也山脊曰椒芰菱也荷蓮葉其華芙蓉陸離璀璨也澤  
垢膩也昭質昭明潔白之標準也上言誓死而不能與  
姦佞並立此又設爲兩全之說以己非不念及引身歸  
隱之計以潔亡而全身亦嘗往復思惟使隱忍以遠讒  
謗奚必抗直以死爲前聖之所難言固將悔己不熟察  
於進退語默之道而及今禍之未及歸休於蘭皋椒邱  
以避謠詠荷衣蓉裳服芳自潔君雖不知而吾道自存  
高冠長佩可自旌異清濁雜處昭質自全此亦奚其不  
可而吾豈未嘗念及此耶下乃決其不忍然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

非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  
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荒遠也四荒謂四方之遠也菲菲香遠飄也解音蟹體  
解謂被刑支解懲改也言己非不可引身歸隱與世相  
忘而恩則同姓分則君臣黃昏之期不能忘遲暮之憂  
不能釋忽爾情繇中發仰派古人旁觀天下君臣之遇  
合身膺其榮志極其展者功名表見繁飾彌章各以樂  
行其道則余好修之常豈其獨不能自遂則憤懣之志  
有雖死而不能懲者矣蓋使魯侯以高宗之師傅說者  
師孔子則孔子豈徒爲傳說齊王以桓公之任管仲者

任孟子則孟子豈徒爲管仲卽懷王以秦之待范雎燕  
之待樂毅者待原原亦不徒爲睢毅而已然則當世豈  
無君臣相信之美而已獨受譏詠之傷君獨怙悔遁之  
過哀憤忘生雖欲返初服以怡情芟荷何能自戢乎忠  
貞之士處無可如何之世置心澹定以隱伏自處而一  
念忽從中起思古悲今孤憤不能自己固非柴桑獨酌  
王官三休之所能知類若此夫此上原述志已悉自女  
頴以下至末復設爲愛己者之勸慰及鬼神之告以廣  
言之言己悲憤之獨心人不能爲謀神不能爲決也

女頴之嬋媛兮申申其詈子曰鮫婢直以亡身兮終然妖

乎羽之野汝何博塞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

女頹舊以爲原姊嬋媛婉而相愛也申申重言也嘗責也曰者所責之辭鮫與鯨同不以考終曰妖博過其幅量之謂猶言過也姱節奇行也

蕢菜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熒獨而不予聽

蕢蒺藜也菜王芻葉似竹開碧花本草謂之鴨腳莎俗呼竹葉菜蒹稟耳蒼耳也三者皆惡草以喻小人判別也離棄也言汝獨別異不佩服之察余之余代原自稱予聽之于代世人自稱言人皆謂汝不己聽熒然獨異

而無徒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  
華而瞰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  
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彊圉兮縱欲  
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  
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薶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儼而  
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用  
不長而一作之舉  
賢下一有才字

節中節剛柔得中也喟歎其不然之辭憑心猶言任意

歷茲謂涉歷此世女嬃歎原任己之志不參觀古今成  
敗之迹以審剛柔屈伸之節而婞直以涉此亂世就重  
華以隲詞考前聖之節也以下備陳三代之興衰見主  
聖而後臣可直及其昏亂則不可救藥也九辯九歌未  
詳王逸以爲禹辯九州之物可歌九功未知是否禹所  
作而言啟者謂啟能繼禹之道康太康家巷舊都也失  
乎家巷書所謂俟於雒汭也封狐大狐橫流而渡曰亂  
流言不順理也泥寒泥子圉與禦通謂力可禦人被服  
疆圉負疆捍眾也忍戢也自忘忘其身之危也常違與  
常道相違遂長惡不悛后辛紂也菹醢殺賢人而醢之

儼莊恪也頗音婆頤仄不安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節錯輔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

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承簡以舒

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民德民之視聽也錯七故切置也錯輔立君以輔天養

民苟乃也用宰制而服役之也前後古今也計極計其

興亡得失之度數也用謂施行正道服謂聽善言而服

膺不忘也謂必秉義樂善者乃可進嘉謀以使之行若

懷王之昏庸天命已去雖進以善必不受也

陷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

前修以菹醢

臨危也余亦代原自稱初正諫見疏已有前險也鑿穿  
孔正方也柄樞也納方柄於圓鑿必不相入也前修以  
菹醢謂前賢之所以醢菹也自鮫婞直以亡身以下至  
此皆女嬃責原之詞欲其度時中節以免於患勿憑其  
忠耿以遊於亂邦仰稽舜禹啟湯文武之所以興太康  
羿浞桀紂之所以亡其興也唯主聖而後臣能盡其直  
其亡也雖有賢臣不能施其匡救直言匡救則危死及  
身蓋義而後可用善言善而後可服正訓所謂節也若  
圓鑿方柄必不相容已逢惡怒猶不悔而思退則菹醢

固前賢之明鑒奈何不懼禍以思免乎此委曲全身之  
亦一道愛原者之爲原謀必出於此是卽漁父溷泥歎  
醜之說原非不知而心有不安於此者故設爲其姊之  
勸戒而下詳荅以不然之故其立言之善卽於女嬃責  
己之中寓三代善惡興亡之炯戒則所以諷諫懷王者  
卽在於是昔人謂小雅怨誹而不傷離騷有之誠不誣

也

入  
歛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

浪浪

增  
通聞女嬃之言而益悲也朕時不當言不得逢

舜禹湯武之時攬取也浪平聲浪流貌取哲后之能用義服善以形懷王之不爾而哀不可止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取吾旣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畱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上下而求索

敷衽整襟也陳辭荅女嬃自取吾旣得此中正以下皆荅女嬃之言玉虬白龍鸞鳳類喻己所欲進之君者施行之美若乘龍駕鳳以登天埃當作埃傳爲之譌嘉謀已定惟俟君之用則可以遠征而高舉軔止車木發撤

之以行車蒼梧荒遠之地縣音懸縣圃西極仙山所繇  
以登天靈瑣未詳舊說以爲瑣者門旁疏牕靈瑣君門  
恐未是羲和日御崦嵫日所入山曼曼衍長貌修長也  
言己欲少俟而國勢危蹙如日將暮乃抑必得同志之  
賢以匡君而贊大謀故猶須之時日上下求索徧在廷  
在野而冀遇之索所格切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遺  
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  
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

從木

扶  
寧

咸池日所浴天中黃道也總轡總握六轡驅車行也扶  
桑日所出若木日所入拂揮之使勿沒也相與倘通相  
羊徙倚也望舒月神蜚廉風神奔屬疾趨相連屬也鸞  
皇先戒盡禮紹介以往求也雷師未具極言其情之迫  
也鳳鳥飛騰四顧求賢也旦拂日而夕前月繼以日夜  
其欲得同心憂國之賢與之和衷至矣

飄風屯其將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  
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

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辭不類以伸其意

屯聚也離麗也附也總總眾貌陸離雜色貌帝閭喻君

文前通釋卷一  
六  
門闐闐西北乾位爲天門卽帝闐也望予謂勞予之凝  
望罷音羆倦也言求仕者相帥旅進挾策之士來若飄  
風世族之子炫若雲霓總總陸離雜然並進己爲三閭  
大夫掌三族之黜陟而監察羣下故得盡閱旅進者而  
因以求同志之士夙夜不倦願與結蘭相贈以其匡楚  
國非孤尙熒獨而不聽人也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  
闐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

白水舊注云出崑崙山飲之不死闐風亦在崑崙或云  
卽縣圃縹繫也言己念賢人之見嫉於濁世故於流俗

毀譽之外高視遠望冀遇卓然超逸之士與相匹合同  
心效國而在位者杳無其人雖欲與同而不得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

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

言兮吾令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洎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

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遊春宮折瓊枝喻求於君設好爵以待士榮華未落喻

君猶聽己之時高邱無女在位者不可與謀故相下女

求草澤之賢欲詒瓊枝而與偕遊春宮也豐隆雷神令

雷求者求之迫也宓音伏宓妃神女蹇修舊以爲伏羲  
臣蓋始爲媒氏者理合二姓之好也紛總總來去無定  
之貌緯繡如緯絲之繡結乖戾不就緒也窮石西極之  
山洧盤水出崦嵫皆謂幽隱之處言草澤之士隱深遠  
避保身潔己傲世而自怡雖其志行可嘉而無君臣之  
禮又不我助不能違之而仍求之四方之賢者如下文  
所云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  
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  
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

既受論分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

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畱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

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

遂遠兮哲王又不寤

覽也相也觀也重疊言者明旁求之不止也偃蹇高遠

貌有嫉簡狄姓佚遊也此喻四方之賢者原欲為君致

之與己匹合其匡君也鳩毒鳥鳩拙鳥言欲因人招致

而非鳩則鳩不能為道志以致賢欲自往求又恐佻巧

小人之謗已外交結黨以是疑而不能往於是高辛先

介鳳皇以納聘賢士已用於他國我雖自遠而安集之

彼已不以爲我棲止之地故我且浮游更索而別求之  
不能得之有娥幾可遇之二姚乃姦佞已張已權日替  
蔽美稱惡者又多方間阻我無能爲四方之賢士主彼  
賢者旣遠而難致懷王又爲蔽賢者所迷終不覺悟所  
以我孤立無輔一鳳介於羣梟之間見爲斃獨婞直如  
女額所責也

上平然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發伸也終古言久與居也懷求同志之賢以戮力協志  
而人不易得王又不寤羣小非鳩則鳩是以己獨見異  
而此翕訛齟齬之小人將以同昏而取敗亡吾又安忍

與久處乎自欺吾旣得此中正以下至此皆答女頽之  
辭言責我以熒獨而違眾不如並舉而好朋乃我將輔  
王以大有爲乘龍以御天則旣旁求賢士思與協恭戮  
力無如上下四索倚閭闔而望旣總總陸離離合無據  
皆不可與交之徒眾是高邱無女矣求之於下而山林  
之賢者又高舉遠引而不我顧求之於四方而我一人  
慕賢之情不敵羣煬之妬則或用於他國或浮遊而不  
我卽是以懷忠貞之志抱匡濟之具含情子處唯與小  
人羣居則離眾招尤固非我之姦直自遂實遭時之不  
幸也此因時屈伸之道非己所能爲之一說也

索瓊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  
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  
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  
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  
兮唯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分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  
謂申椒其不芳各別  
善惡一  
作美惡

瓊茅爾雅謂之蒿其花赤本草謂之旋覆花索所革切  
求取也筵折竹枝筭爲卜算也楚人有此卜法取瓊茅  
爲席就上以筵卜也靈氛神也迎神於筵筭而玩其占

其下則所占之繇詞兩美君臣道合也孰信修而慕者  
非兩美相合無能信慕也有女之女如字以婚姻譬臣  
主相遇言不必楚乃可仕也再言曰者卜人申釋所占  
之義釋女之女音汝謂原抱道懷才求賢者自不能舍  
芳草謂君也古者三諫不從則去之他國戰國之士且  
秦夕楚立取卿相以原之才何患乎無君故卜有此象  
示以決去世幽昧以下極言楚君臣之不足有爲以見  
不可復留之意是非不察曰幽昧好聽辯言曰眩曜好  
惡不齊者雖凡民之情拂人之性者尤小人之異艾惡  
草盈要者佩之周要也謂羣小充斥於廷理美寶玉喻

霸王之大業賢姦不辨甯望其成大業乎蘇採取也充  
幃填塞幃中此上託於卜占之辭言楚國無可與居之  
人當去楚以遊他國天下自有信任己而大用之者亦  
士人擇君之一道賈誼弔原文意亦如此原又言我非  
不知此而不忍爲爾蓋同姓之卿恩深義重天性所存  
神鬼不能爲之謀此段但述卜意不置辨者素志自定  
不待辨析而明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

結上即以卜占暗渡無梁

原不忍背宗國且嘗受王之寵任尤不忍絕君臣之義  
故靈氛告以他適而不欲從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纘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巫咸神巫之通稱楚俗尙鬼巫或降神神附於巫而傳語焉糈米也椒糈以椒香漬米用之降神要迎也翳蔽空而下也九疑山神或曰舜之靈也纘盛貌並迎皆要請之也皇尊稱神之辭剡剡猶冉冉彷彿之貌狐疑不欲從卜故因巫以要神告此下神告之辭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

矩一作架  
矱一作夔

陞與升同上下援古以證今也矩曲尺夔兩截尺屈伸以定度者皆謂法也因時進退古有成法求與之同則

無失

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  
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  
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嚴敬也謂敬賢以求一德也調和也謂上下和同也摯

伊尹名傅巖在今山西平陽鼓動也鼓刀屠也相傳太

公屠於朝歌該備也輔佐也使備顧問爲輔佐也此言

古今同然之矩矱君敬以求賢誠於好修則賢者自相

叶合不待媒而應矣前言旁求高邱下上四方之士而

不得傷小人多而君子無援此謂君苟決於敬信又何

藉於同朝之推挽而讒人豈能離間則原之不用實懷王之昏昧終不可輔援古證今得失成敗之知昭然矣  
咎繇卽臯陶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鷓鴣之先鳴兮使夫

百草爲之不芳

一本無夫字  
無爲字

鷓鴣讀如提決伯勞也仲夏鳴羣芳皆歇承上言舜禹

高宗湯文齊桓急於用賢雖當國勢方興之際常懷後時之憂恐一失事理而賢者亦無救其後今楚何時而王猶不寤非天下之至愚者乎

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菱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

嫉妬而折之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偃蹇受蔽而不安也  
萎然草葉叢翳貌不諒險詐不可測也折傷也古盛王之急於用賢也如彼今懷王之不足有爲如此故讒言交張禍且及身原之不可久留以深眾忌決矣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卓然

蕭白蒿好修君志正而樂賢也羣臣一旦靡然從邪佞而爲黨唯君德不修之故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

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怡兮檄又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  
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  
曠然遠引之句  
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

余巫咸代原自稱蘭椒舊說以爲斥子椒子蘭按子蘭  
懷王之子勸王入秦者素行愚頑固非原之所可恃且  
以椒蘭爲二子之名則檄與揭車江離又何指也此五  
類芳草皆以喻昔之與原同事而未入於邪者當日必  
有所指而今不可考爾原方任事之日競附於正人之  
列君信邪棄忠則旦夕改而黨佞庸人之恆態也容長  
謂虛有其表苟幸也因君子進用而佞附焉遂有君子

之名幸得之也糗食菜萁似椒而不芳幃與禕同佩囊也入迎合君心也祇音支專壹也上袞而下佞素爲君子者皆變而之邪亂之已成不可救藥也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茲佩指原所服行和調度者怡性理情以養生也沫已也女音汝謂自求生理猶釋氏所謂主人翁者余巫咸代原自稱飾方壯道家所謂鼎未敗也周流觀上下遊神物外體天地之和也承上言舉國若狂眾芳皆變原

獨秉幽芳安能委棄素志以厯此濁世乎昭質未虧當  
高蹈冥飛放志江湖自適以觀化也自曰勉陞降以下  
至此皆巫咸降神之言託於神告以明其自審以處放  
廢者從俗求容既義所不可求賢自輔而君德已非風  
俗盡變若委質他國又心之所不忍爲惟退而閑居忘  
憂養性以自貴其生審彼二術唯此差堪自慰所以不  
從女嬃之詈不聽筮蓍之占如下文所云退居漢北終  
懷王之世抑遠遊一篇所繇作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厯吉日乎吾將行

此靈氛謂巫咸所降之神凡卜之所兆巫之所傳皆鬼

神精靈之氣故皆曰靈氛占神所告也歷選也吾將行  
退而浮遊也

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麋以爲糗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  
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瓊赤玉精春之精繫糗乾糧以玉爲糧駕飛龍而乘象  
玉之輅所以自旌高貴而殊於俗也君心已離不可復  
合則尊生自愛疏遠而忘寵辱修黃老之術從巫咸之  
詔所謂愛身以全道也以下皆養生之旨與遠遊相出

入

邈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靄兮鳴玉

鸞之啾啾

雷一  
作藹

崑崙羣山之祖最高者也在人爲泥丸諸陽之舍道轉也鸞馬鑣上鈴玉鸞以玉飾之揚雲霓御氣上行也玉鸞和鳴從容中節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照生色翔之翼翼

發軔運行也天津析木之津在箕斗之間東北之隅真鉛之所生氣之海也西極魄之宮也東方魂北方氣魂乘氣而遊歷以映魄自東徂北而西所謂逆之則倦也鳳翼承旂其翾翾自得之狀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子

流沙西方大澤赤水南方真汞神之舍也  
魄映魄魄不滯而流行以合於神  
蛟龍爲梁以渡魄而南所謂龍吞虎髓  
龍虎匹合交構而與神遇則三花聚頂矣  
西皇魄之靈也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路不周  
以左轉兮指四海以爲期

徑待待之於徑也不周西北之山天之柱也  
生死之樞在魄氣之合離西北其樞也  
左轉謂已遵赤水而復歸

不周逆折而反其所映之魂也西海西之極魄之藏也  
總魂氣神而會於此所謂以魄鈐魂虎吸龍精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  
旗之委蛇

屯音豚止也聚也軼車轄也車千乘而皆屯之萬念歸  
於一念一念歸於無念無念之念神光照乎八牖渾合  
流行玉軼並馳矣八龍八卦之精陰陽水火山澤雷風  
惟其所御而行不沈不掉如西子之離金閣楊妃之下  
玉樓婉婉委蛇和氣守中長生之元訣也委蛇音威夷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

以媮樂

忘寵辱而棄世以遊僊自適庶乎憂憤之志抑而馳神  
於高遠氣和而心得若奏九歌舞簫韶終天年以欣適  
則內不喪己外不徇物憂危不動其心而無虧於素節  
是巫咸所告爲退而自全之道其視女顏順俗之諫筵  
簞外仕之謀爲愈而已之所欲從者也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  
顧而不行

皇天也戲與曦同赫戲光明之盛也得修性養命之術  
與天爲徒精光內徹可以忘物忘己矣乃倏爾一念不

忘君國之情欲禁抑而不能則生非可樂和不可久魂  
離魄慘若僕悲馬懷而遠遊之志頓息蓋其忠愛之性  
植根深固超然於生死之外雖復百計捐忘而終不能  
遏卽以巫咸之告於道無損抑無以平其不已之情而  
況比匪姦邪以求容背去宗邦而外仕曾足以動其孤  
貞哉抑考郭景純不屈於王敦顏清臣不容於盧杞皆  
嘗學仙以求遠於險阻而其究皆以身殉白刃則遠遊  
之旨固貞士所嘗問津而旣達生死之理則益不昧其  
忠孝之心是知養性立命之旨非秦皇漢武所得有事  
而君子從容就義固非慷慨輕生奮不顧身之氣矜決

裂者所得與也審乎進退者裕而志必伸原之忠豈忠而過乎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無一人下  
有兮字

既申巫咸之旨知故都續紛變易之不必懷抑念政惡則國無與存而義則君臣恩則同性情則成言有黃昏之期又安能置故都於不懷耶往復思惟決以沈江自矢雖當懷王之世未嘗絕望且退居漢北以有待而君子知幾已夙其必於舍生取義以從彭咸又奚俟頃襄遷竄之日乎

楚辭通釋卷一終

楚辭通釋卷二

船山遺書四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九歌

王逸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  
之閒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  
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涕鬱出見俗人祭  
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  
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  
句雜錯而廣異義焉今按逸所言託以風諫者不謂必  
無此情而云章句雜錯則盡古今工拙之詞未有方言

此而忽及彼乖錯替亂可以成章者熟繹篇中之旨但以頌其所祠之神而婉婉纏綿盡巫與主人之敬慕舉無叛棄本旨闕及己寃但其情貞者其言惻其志菀者其音悲則不期白其懷來而依慕君父怨悱合離之意致自溢出而莫圉故爲就文卽事順理詮定不取形似舛鑿之說亦令讀者泳泆以遇於意言之表得其低回沈鬱之心焉按逸言沅湘之交恐亦非是九歌應亦懷王時作原時不用退居漢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逮後頃襄信讒徙原於沅湘則原憂益迫且將自沈亦無閒心及此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十幹曰日十二支曰辰外祀用剛日內祀用柔日吉良  
卜得吉也穆敬也將奉而進也愉樂也 上皇謂東皇

也

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珥劒柄垂組也玉珥繫玉組閒璆鏘琳琅皆玉聲此巫  
一歌舞之飾古人有易舞以送酒項莊拔劒起舞蓋楚俗  
也

瑤席兮玉璜盍將把兮瓊芳

璜一作鎮

席神席瑤席席華美如瑤也璜讀如鎮以壓席者瓊芳

芳艸色如瓊也敷神席而奉芳艸以禮神而降之

蕙肴烝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烝一作蒸

肴烝體解牲為折俎藉所以承隋祭者尸祭奠於上蕙

蘭桂椒者皆以形其芳潔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枹音孚擊鼓杖疏緩節者鼓以為歌節其聲疏聞而緩

也安歌聲出自然竽笙類三十六簧浩音之盛也倡與

唱通歌合竽瑟而盛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

靈東皇太一之神偃安居貌肆筵薦俎歌舞設而神來

降矣

五音紛兮繁會

神既來降又大合樂以綏之

君欣欣兮樂康

以此樂冀神之歆享

東皇太一 舊說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則鄭康

成禮注所謂耀魄寶也然太一在紫微中宮而此言東

皇恐其說非是按九歌皆楚俗所祠不合於祀典未可

以禮證之太一最貴故但言陳設之盛以徼神降而無

婉戀頌美之言且如此篇王逸爾得以窺結之意附會

楚辭通釋卷一  
之即則推之他篇當無異旨明矣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英花也若英言衣之華采粲麗如花也沐浴盛服以承祭也

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

齊光龍駕兮帝服聊遊遊兮周章

連蜷雲行回環貌留神留止於雲中也爛光明貌蹇楚

人語助詞壽宮清虛之宇終古不變雲有去來而神瀟

蕩於空際終古不滅特其或聚或散有時而希微若無

人不可得而見及其聚而有象則與日月同其昭罔矣

此頌雲中君之德也龍駕帝服擬神之形容也翔遊言其停聚遲回而不下周章言其忽然因風駛行而不留言己雖齋祓承祀而神寓乎高元曠杳之中不卽來降思之切也

靈皇皇兮旣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冀州見淮南子九州之一謂中土也皇皇盛大而遽也言鹽己之誠潔或一來降格而雲之爲神本飄忽不定則降未久而又將颺去周覽中土橫絕四海不可得而再邀也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懔懔

夫音扶語助詞稱夫君者親之之詞猶言阿翁阿母懔懔憂思不甯貌神不可以久甯則去後之思勞心益切前序其未見之切望後言其嚮後之永懷肫篤無已以冀神之鑒孚凡此類或自寫其忠愛之惻悻亦有意存焉而要爲神言舊注竟以夫君爲懷王則舛雜而不通矣

雲中君 此雲之神也言中者雲氣也其聚散之靈則神也神行於氣之中君者其主宰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古蓋特祀之今從祀園丘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夷猶坦然自適而無行意也此序迎神未至而慕望之意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要眇靜好貌宜修宜於收斂坦適無汜濫也沅湘二水在江水上流沅湘不漲則大江不溢而亦安流乘桂舟者皆沛然順下而無憂此歎美湘君而稱其功德也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參差一作參差

參差洞簫吹之以迎神沅湘在楚南故望之而未即來

誰思謂非思夫君而誰思也

駕飛龍兮北征邈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櫂兮蘭  
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  
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擘側

此言神將降而未至望之極故愈近而愈見其遲也北  
征言自湘而北來所祀之處時原退居漢北祀神者漢  
北之人也邈遲行不進貌湘水駛流至喬口入湖水渟  
凝不流故其來遲神未必爾望之者疑其然也拍櫂下  
板以擊水者綢旗杠纏也蓀與荃同言薜蕙蓀蘭者美  
之之辭涔水在漢北入漢合於江自洞庭下漢陽西望

涪陽當橫絕江水入湖北之口而後至道險且遠也靈  
當作艦揚鼓柁而行如飛揚也極至也女音汝謂神當  
念己之切望而亦以不卽至爲歎也排側與排側同欲  
言不得而心不甯也靈之來也乘龍舟載旌旗鼓橈東  
下而涉洞庭之波絕大江之口不能卽至兩心相念望  
者徒勞矣

漉漉兮蘭柁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

擢篙也柁槩類芙蓉荷花淺音淺淺湍水急流不退

貌此望之欲其卽至故疑其不肯降而展轉以思其故  
言彼豈斲權榘於冰雪之中耶而遲回若是令我求見  
而不得如采薜荔於水中攀芙蓉於木末耶望石瀨之  
淺淺而不返待飛龍之翩翩而不集將無神之心不與  
我同恩於我而不甚耶抑我交不忠而致怨故雖有期  
不信而託言不問以相拒耶望之迫疑之甚自述其情  
以冀神之鑒凡此類皆原情重誼深因事觸發而其辭  
不覺其如此固可想見忠愛篤至之情而舊注直以爲  
思懷王之聽已則不倫矣

朝騁鷺兮江臯夕頡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此言神之來至也朝在江臯夕卽至乎北渚喜其來則見其速也望之見爲遲而已至則見爲速情之至者其心然也鳥不期而次於屋上水不期而周於堂下喻無所待而安集之意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

余代湘君自稱述湘君之意言己捐玦遺佩速於來降非期不信而遲留也澧水見下章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女音汝下女下土之人也遺去聲采芳相遺神貺以福也

豈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己之望神也如此其至神之貺己也如此其厚而所用  
醕酢者一日也故祝神且從容而歆享之

湘君 王逸謂湘君水神湘夫人舜之二妃或又以娥

皇爲湘君女英爲湘夫人其說始於秦博士對始皇之  
妄說九歌中並無此意孟子言舜卒於鳴條則檀弓卒  
葬蒼梧之說亦流傳失實而九疑象田湘山淚竹皆不  
足採安得堯女舜妻爲湘水之神乎蓋湘君者湘水之  
神而夫人其配也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帝天帝也洞庭之山吳太湖中山非巴陵南湖郭璞之

疑近是湘水出廣西興安縣之海陽山北至湘陰合八  
水爲洞庭楚人南望而祀之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尊貴之稱山川之神皆天所子也艮坎乾坤之六

子此幾幸其來之辭言帝子其將降于北渚乎

句相連而意相禪  
目眇眇兮愁予

然古絕  
眇眇視而不見貌望其來而未來故愁不釋

然古絕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嫋嫋木葉辭枝裊翔欲墜貌商飗興木葉脫巴蜀雪消

秋水初漲天空湖曠神在洞庭之南道阻且長所爲極

望而愁予也

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白蘋上一有登字非是

蘋艸似莎而大然青而白疑蘋字之譌與如禮記生與來日之與數也張音漲設也目極白蘋之浦而望神之降因豫數吉日夙夕供張以迎致

鳥萃兮蘋中醫何為兮木上

一本萃上有何字亦通

蘋一名田字艸秋開白花鳥網曰醫鳥方萃於蘋中而設醫於木上不可得也喻夕張已具而憂神之不降也沉有菡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澧水出蠻中入洞庭或作醴未是醴水在長沙南去沉

遠矣或稱公子或稱帝子一也沅則有菹澧則有蘭方  
將以其芳香邀畱公子而不聽人之迎致故思之切而  
不敢顯言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荒與恍同雖不敢言而念之切泝洞庭之遠以南望之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

麋馴養於苑囿則何食乎食於堂下矣蛟何在乎則居  
水之涯矣物各就其所安夕張具思望切神當就己而  
安也

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

此代神言感其誠而來降也湘水北流漢在其西故曰西澁逝行也偕也夫人與湘君偕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芻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楣兮葍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櫜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蘅合百艸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

集一作播

此言修飾祠宮盛設夕張極其芳潔以候神神來斯安也築室水中就洲渚為祠宮如洞庭龍堆之類是也紫舊注以為紫貝與上下文不相類或紫葦艸也壇庭砌

也刺聚也棟脊柱椽音老桷也今謂之椽辛夷一名木  
蘭春開白花紫暈香聞數里亦謂之玉蘭楹棟上橫梁  
儀禮當楹北面再拜葑芷也或言芷或言茝或言葑廣  
異名罔與網通結也擗音槩析也擗簷際木析蕙懸之  
簷際如今結綵然鎮柱礎也疏石蘭疏刻砌石爲蘭艸  
爲芳取芳香之義也芷葑荷屋又加葑以芷皆言其飾  
簷宇之形如今瓦外甃瓴爲花艸紋繚四圍縈繞之也  
實庭徧蒔眾佳卉於庭墀也建樹也廡門廊極言祠堂  
之芳潔爲神所歆以安之

九疑續兮竝迎靈之來兮如雲

九疑山在湘南神自彼續紛而來我合湘君竝迎之其侍從如雲處荷屋就蘭堂以慰望釋愁共歆喜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襪兮澧浦寒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當作袂襪當作鞮詩童子佩鞮遠者謂祭主神自九疑而來故謂主人爲遠者遺去聲驟屢也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元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

天門神所自降言大司命在天來降於祠宮也凍雨暴

爾也稱吾稱君皆神也自歌者言之稱君述神之意稱  
吾女謂承祭之主人錯舉互見意故釋者多惑焉

紛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總總人眾貌予代大司命自稱此詰何故而盡操生人  
壽夭之柄下乃釋言之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

形容大化入微

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

所爲齋一作齋

超形器之上曰高飛善屈伸之用曰安翔清氣冲和之  
氣理陰陽以立性命者也吾代司命自稱君謂人也齋

借也速言化之倏忽也帝之猶言帝所帝之所在天也  
九坑地也人之生也受魂於天受魄於地其死也魂升  
於天魄降於地皆司命導之合萬彙而化之速也被音  
披被被猶言翩翩陸離文采貌狀神之容在若有若無  
之間紛綸旁薄搏合陰陽分劑各得以立生人之壽命  
於無所爲之中而人莫能知也此言大司命所以操九  
州生民壽夭之故而極贊其功德之盛如此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蘇勗蕭蕭不寢近兮

愈疏

疏麻未詳舊說以爲麻花白似玉服食可却老延年離

居謂主人與神異處故曰離居神折瑤華以遺人所以  
延其壽命極至也老冉冉其將至矣非承神貺而親近  
之則神將去己日以疏遠而生理不足以存故欣其來  
而唯恐其去也

乘龍

用詞轉

兮麟麟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  
駝與馳通言神不寢近則愈疏若既去之後乘龍上天  
則雖懷芳延佇不可得而再見唯愁思永結而已

爲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

當謂所值有定期也言所以戀慕於神而愁其去己者

以神司生人之命願承其保貺長若今日不憂老死也  
雖知生死晝夜也時值之而不可違也然身與世離神  
與形離永訣之際愴悽生心不能自己則依神佑以求  
永命唯恐去己情自不容於己也

大司命 舊說謂文昌第四星爲司命出鄭康成周禮  
注乃讖緯家之言也篇內乘清氣御陰陽以造化生物  
之神化言之豈一星之謂乎大司命統司人之生死而  
少司命則司人子嗣之有無以其所司者嬰稚故曰少  
大則統攝之辭也古者臣子爲君親祈永命徧禱於羣  
祀無司命之適主而弗無子者祀高禩大司命少司命

皆楚俗爲之名而祀之

秋蘭兮麝蕪人 手 開 高 吟 助 人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

人自有兮美子蓀何日兮愁苦蓀一作荃指神

一 麝蕪當歸苗芳草生於堂下喻人之有佳子孫晉人言

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砌語本於此言人皆有美子如

芳草之生於庭而翳我獨無蓀何使我而愁苦乎此述

一 祈子者之情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則承上而非承上開句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此下言神之來下歆其祀而相眷顧也芳草盈望美人

滿堂人皆致其芳潔以事神而已獨邀靈睇目成以目

睇視而情定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旌

神之來去無迹也雲旌雲卷舒如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以別離之悲知新知之樂神降而與余目成喜可知矣

此叙其欣幸得事神之情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

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

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况兮浩歌美一作激咸池舊注

星名崑崙  
天池也

此追述其望神不至意待之久望之深則神來而目成  
樂莫樂矣儻來忽逝疑其未果來也君誰須猶言於誰  
須君也與女遊兮九河二句舊說以爲河伯章錯簡重  
出是也與女沐者巫與主人也咸池喻水之盛滿潔清  
者陽之阿初日所照之地待之既久沐而晞髮而神尙  
未至臨風浩歌望之切也

孔蓋兮翠旒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

兮爲民正

旒一作旌  
竦一作愆

孔孔雀翠翡翠以其羽飾蓋旒彗星如帚撫之以除災  
肯擁衛也幼艾嬰兒也竦劍以護嬰兒使人宜子所爲

司人之生命也。蓀稱君之詞，謂少司命也。述己之於神，  
未來而望之切，已至而樂之甚，以神之靈掃除無子之  
咎而護幼艾，使蘭麝生於階庭而釋吾愁苦，故婉戀之  
心爲尤切焉。

少司命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

斜日照空溫和之氣，晨曰朝噉，暮曰夕噉，此言朝噉也。  
噉光初出，照吾東楹，知日之初出於扶桑矣。

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

委蛇

從日

日自扶桑初出安驅而上改夜而晝晶宇明皎委蛇以

伸如駕龍雷載雲旗不疾而速也

於景中宜精視融觀日當知此景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愴兮

忘歸

日出委蛇之容乍升乍降搖曳再三若有太息低徊顧  
懷之狀晶光炫采如冶金閃爍觀者容與而忘歸此景  
唯泰衡之顛及海濱觀日能得之竝言聲者破雲霞出  
滄海若有聲也古者祭日必於春朝東嚮而禮之迎初  
升之陽氣此寫承祭時之景也

緼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篴鳴龔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嫜翽

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

嚮日之出而合樂以迎之所謂變以迎來也緼張絃也  
交鼓者瑟非一齊鼓之也簫排竹而張其尾橫吹之鍾  
與鐘通瑤簋以玉飾鐘簋也鴈一作簾長尺四寸八孔  
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卽神保見詩謂尸也祭日之尸  
未聞何人思以音樂想像其賢媵而咏歎之翺小飛也  
曾高舉也翠曾如翠鳥之飛謂舞容也展詩陳詩而歌  
之會舞謂歌與舞交作皆合於一律也節與日叶而賦  
樂舞止此下文意別古人有作韻意不雙轉於此曉然  
矣

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

日無日不麗乎天其靈無難降格而或爲雲霓之所蔽則不能邀靈光而昭事之故願如下文所云

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

弧矢禮所謂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也天狼妖彗之氣蔽日者反淪降散墜也

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此作冥兮以東行

桂漿天漿謂露也撰具也余代東君自稱妖氛除清露降日乃整轡安驅破幽冥而自東徂西容光皆無所蔽矣盛樂以求諸陽而迎之尤必爲之祛除氛祲而後日

可得而禮也

東君 日神也此章之旨樂以迎神必驅祓妖氛之蔽  
而後可使神聽和平陽光遠照其寓意於去讒以昭君  
之明德者事與情會而因寄所感固不待比擬而自見  
若他篇之本無此意初不可以強相附會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

衝一作溯橫一作揚一本無水字

女音汝九河河之下流入海禹所鑿者與女發端之辭  
猶言相與遊也衝風橫渡之風因激浪而橫也河非楚  
之封內故言曾遊九河而與神遇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螭龍無角者水爲車荷爲蓋駕龍而馱螭河伯之神寓  
於有象而無形於波浪橫生時想像見之王官谷化日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  
兮寤懷

崑崙河所自出河伯登河源之上而見其流萬里心與  
俱馳逝而不反至於九河之極浦河已歸墟庶幾於此  
寤寐懷思以求之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紫貝瑇瑁之屬朱與珠通靈居水中以魚鱗爲屋龍鱗  
爲堂珠貝爲宮闕雖寤寐懷極浦而終無定居未易邀迎

也

乘白鼃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漘  
流澌紛兮將來下子  
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

予

澌字從人  
鱗一作鱗

文魚魚有文者如今朱鯽之類流澌解凍水神無定居  
而寤懷不已則將乘鼃逐魚乘流東行與交手偕遊而  
相送於清波游魚之閒九河去楚道里悠遠神不我顧  
而依媚之情馳神遙寄故其辭如此

河伯河神也四瀆視諸侯故稱伯楚昭王有疾卜曰  
河爲祟昭王謂非其境內山川弗祀焉昭王能以禮正

祀典故已之而楚固嘗祀之矣民間亦相蒙僭祭遙望而祀之序所謂信鬼而好祠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女蘿兔絲也彷彿似人故曰若有人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謔窈窕

謔一作善

此以下皆山鬼之辭述其情因以使之歆也子謂巫者予山鬼自予也山鬼多技而媚人自矜其妖姣爲人所慕故聞召而至也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

人既慕而召我則乘山獸御木葉出女蘿薜荔之中攜  
蘭蘅以來相遺今俗謂山獾能富人故貪夫事之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  
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  
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

容容不一色也雨于付切自上降也靈修公子皆山鬼  
稱人之辭謂主人及巫也三秀芝也閒如求閒以見之  
閒或音嫺亦通山鬼言已處篁筍遊山巔偶乘飄風降  
於人間以君慕我故依君安處而忘歸然恐淹留久而

歲聿暮主人之誠音心已衰不復能以榮華相待則且歸  
而采芝於危石叢葛之間怨主人不久留已使我悵然  
惟恐忘歸而急返既已歸山則後雖思我而我且不得  
問無繇再見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芳采芳也然疑且然且疑不知其所在也我以不得聞  
而不復來者君將何從而求我哉

靄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  
公子兮徒離憂

狖似猿仰鼻長尾蕭蕭木葉落也空山雷雨猿鳴木落

思今日之歡而不得徒離憂而已曲寫山鬼之情卽以  
使及今歆感而弗懷疑思去不當憂我之倦而不能以  
榮華終始相待也此章纏綿依戀自然爲情至之語見  
忠厚篤悱之音焉然非必以山鬼自擬巫覡比君爲每  
况愈下之言也

山鬼 舊說以爲夔鳴陽之類是也孔子曰木之怪夔

罔爾蓋依木以蔽形或謂之木客或謂之深讀如霄今  
楚人有所謂魍者扣謂之五顯神巫者緣飾多端蓋其  
相沿久矣此蓋深山所產之物類亦胎化而生非鬼也  
以其疑有疑無謂之鬼耳方書言其畏蟾蜍楚俗好鬼

與日星山川同列祀典而篇中道其喬媚依人之情蓋  
賤之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吳戈赤堇之銅所鑄戈刃銛利犀山牛三角錯轂兩敵  
相迎戎車相間左右擊刺轂相錯也短兵車右之矛對  
弓矢爲短兵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躡余行左  
驂殪兮右刃傷靈兩輪兮繫四馬

躡橫突而過也右右驂兩驂死傷車不得行兩輪如埋  
兩服如繫矣靈與埋通當作靈

援玉袍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壘  
玉袍未詳或大將以玉嵌袍欲其重與車繫不行猶援  
袍而鼓死戰也天時墜大命傾也威靈怒死而怒氣不  
散也嚴殺威嚴殺氣也盡死而氣燿也勇餘於方死之  
頃而氣盡於既死之後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魂不能歸也

帶長劔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

當帶劔挾弓之日豫知身首分離而不爲之懲止其誓  
死之志久矣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

魂魄兮為鬼雄子魂魄一

不可凌志不為死所凌奪也雄謂雄長羣神

國殤為國戰死之魂也無主之鬼曰殤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

會鼓合樂也傳芭未詳或今催花送酒之類代舞更番

舞也

嫋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一作菊

女如字倡歌也春蘭秋菊四時更采芳以薦也蘭或言

春或言秋者蘭春生秋華菊大菊蘆麥也

長無絕兮終古

祀與不廢長得事神蓋詩勿替引之之意

禮魂 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

一則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終古無絕則送神之曲也舊說

謂以禮善終者非是以禮而終者各有子孫以承祀別

為孝享之辭不應他姓祭非其鬼而篇中更不言及所

祭者其為通用明靈魂亦神也神統魂魄而專言魂者

一 天地山川之神既去成乎魄山鬼國殤雖魂魄具而魄

一 滯於化魂返於虛尤可得而禮故求諸陽而陰自應之

楚辭通釋卷二終

楚辭通釋卷三

船山遺書四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天問

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僭倖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深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其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按篇內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之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焉固

原自所合綴以成章者逸謂書壁而問非其實矣逸又云不言問天而言天問天高不可問說亦未是原以造化變遷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舉天之不測不爽者以問潛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爲天問而非問天篇內言雖多薄而要歸之旨則以有道而興無道則喪黷武忌諫耽樂淫色疑賢信姦爲廢興存亡之本原諷諫楚王之心於此而至欲使其問古以自問而躡三五五伯之美武違桀紂幽厲之覆轍原本權輿亭毒之樞機以盡人事綱維之實用規瑱之盡辭於斯備矣抑非徒深憤舒愁已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統一篇而繫以曰則原所自撰成章可知遂與邃通遠也唐虞始有書蒼頡始有字而或侈言遠古之事口耳相授豈能傳遠乎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子丑二會人且未生何從考質發端問此以見荒怪之事無所徵驗得失興亡要諸理而已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唯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入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限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以上皆問天地幽明之故原好學深思得其所以然爲  
吉凶順逆之原本而爲習而不察者詰使察識而不自  
錮於昏昏之內也冥幽也譬闇者幽明分割而  
幽明一致之理屈伸相感不能顯見也極至也知至之  
也馮皮冰切相乘也翼迴翔也陰陽之動遞相乘而相  
與迴翔也惟像陰陽交感形象乃成也運轉於未形之  
先無從察識矣明明當明而明晝也闇闇當闇而闇夜  
也時是也天何爲有晝夜知此則消長興亡之故可知  
矣三合陰也陽也冲氣也冲氣以爲本陰陽以爲化天  
道人事盡於此也圓則渾天之儀表九重七曜天經星

天宗動天之層次測之以理數非營度所得知也茲謂  
天地陰陽之化天地爲功於人而人不知運行日生無  
有初終孰能測知幹亦極也謂南北三極常不動以持  
天地維四隅之紀東北曰報德之維西南曰背陽之維  
東南曰常羊之維西北曰蹠通之維四隅之氣寒暑之  
所自轉繫於無形之中莫能知其挽運知其變則必通  
而已加託也南北二極如棟必有所託將何加哉元氣  
自爲加爾八柱地有八山當四方四隅以上升其氣與  
天相通者當在也地不滿東南中國南東際海水盈上  
虛也際相交接之處放至也屬連也隰隈也地形參差

雖方而不方其隈曲無能盡知沓合也十二周天之次  
分天之度三十度有奇爲一次自元枵至星紀爲日月  
交合之會歲星歲易之次舍而下合於分野天高遠而  
分野有涯何以合也以上所問皆有常理常數可原天  
道以驗人事而人不知故問之

衍何妙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  
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有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湯一作湯

此上問二曜顯晦之理屬繫也懸於碧空若有繫而得  
不墜實無所繫也列星經星陳謂列布之亙古而不易  
其處湯音陽汜音似湯谷日所出蒙汜日所入夜光月

也德謂秉以爲性者死晦而無光育明復生也月惟虛  
順故能受日光乍暗旋明可以知人之德必虛而後受  
也菟古兔字顧菟月中暗影似兔者能虧月圓明之體  
月何所利而有此人之利欲爲蔽包容小人而自損其  
明亦何利哉凡篇內卽事以寓規諫者倣此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此問氣化之變也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夫音扶伯  
強厲鬼一曰禺強北方陰氣之化惠順也南方和順之  
氣也陰淫而生或淫而害知其所藏之處與陽和所施  
之功則賢姦治亂之故可徵矣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此問晝夜之所以分也開闔者天地之氣陽開照物陰闔則暗也角宿其位在東方卯辰之次日日出而旦曜靈日也以日之明入於地中則匿而晦與女子小人匿處其昏暗必也

不任汨鴻賦家取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

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邊在羽山夫何三年

不施伯禹復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

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竄之地方九則何以墳

之河海應龍何畫何厯鮫何所營禹何所成腹一作是

此因地形而問鯀禹之事言得失成敗莫不自己也不  
任力不勝任也汨音骨治也鴻洪水師眾也尙推高而  
舉薦之何憂言可任治水而無患課試也行用也言堯  
何不早試其功而待之九載鴟龜曳銜相傳鯀死棄尸  
於羽淵上爲鴟銜下爲龜曳聽者無能自免也順欲成  
功謂順水之所欲歸而功成帝何刑焉言其所以自免  
者非無術也永遏禁錮也施與弛同釋也舜錮之三年  
而後殛之豈非其怙過不悛之故乎鯀之慢禹之聖父  
子一氣而變化殊天性異耶抑所謀之順逆異耶洪泉  
洪水竄與填通塞也九則九州田賦九等之式墳分也

言禹平水土定則壤用何道也順其理而已應龍龍無  
角者相傳禹治水有神龍以尾畫地成川禹因而疏之  
導河入海實則禹循水脈水脈亦謂之龍耳鯀營而得  
罪禹謀而成功禹欲剛愎在父子而成敗異可以悟人  
之不可逆而悔謀自用之咎矣

康回馮怒墜句瀝以東南傾

康回其工其也再其工與顛頊爭帝怒觸不周之山天  
柱折地維憂言地東南傾謂西北山高遞降而東南爲  
海要之寧曰也天柱折裂天經也地維絕虧地義也傾  
亂也狂怒不達禍延天下如此墜古地字

九州安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隳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此廣詰地理也錯與厝通安置也九州之士大氣舉之非有所錯也滂卑下也非有損益之者而高卑殊矣東流海水也修長也隳一作橢圓而長也衍餘也謂南北長於東西凡幾許也崑崙之巔曰縣圃增城在其上但傳有其處無有至者故莫定其所在與其高也尻古居

字四方之門淮南子曰東方開明之門西方閭闔之門  
南方暑門北方寒門蓋四時之氣所自出入辟與闢通  
啓開也北極之北去黃道遠日所不到有神曰燭龍以  
其目光代日爲光見山海經亦以意想豫然爾羲和曰  
也若華若木之華日入地中則若木花發赤光以照亦  
見山海經凡此皆存而不論之事天地之閒必無長夜  
之理日所不至尙或照之見明可以察幽人心其容終  
昧乎暖與暄同音嘗俗讀如暝者非南粵冬暖五臺夏  
寒地殊候異時變固不可測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儻忽

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萍九衢泉華安居一蛇吞象  
厥大何如黑水元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鮫魚  
何所魓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鮫一作陵

此廣詰物變也石林石能生枝葉近貴州有之石幹木  
枝亦一異也曲禮言猩猩能言或人教習之爾虬龍負  
熊未詳所出虺蝮蛇類或曰與虫同蟲也儵忽見莊子  
不死之民在交脛國東見山海經長人若國語所載防  
風氏春秋傳僑如之類守所居也靡萍泉華未詳衢枝  
交錯二者皆奇草也巴蛇吞象見山海經黑水見禹貢  
元趾三危皆山名三危在今肅州塞外延年不死導引

之士言之然栢傳出没人閒者數百年亦不復見則壽  
固有所止親故凋盡死於崖谷人無知者耳鯨魚人面  
人手見則風濤起魃堆一曰魍雀狀如雞食人見山海  
經羿堯時善射者彈射也相傳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  
當亦喻言或堯承摯亂天下僭爲帝者不一羿滅其九  
莊子謂堯伐叢枝胥敖是已西北極寒之野鳥飛至其  
地毛羽凍落見穆天子傳凡此諸問原本天地推極物  
理盡其生成變化之萬殊蓋欲使聞之者於其有實者  
窮所自之理以推得失興喪之故而擴其心志勿迷錮  
於牀第戶牖之間於其無實者知人之爲言詭譎面欺

無所不至必聽之審辨之明而後不爲所惑也

禹之力獻功

句

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兪山女而通之於

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嗜不同味而快朝飽

四方一本無四

字

自此以下述古人得失成敗而詳問之於去讒遠色貴德賤力之理反覆致詰欲令懷王鏡古以自悟也此言禹力能平水土而獻功四方皆其所降省豈不能擇美而娶乃道娶兪山氏惟恤繼嗣之不立而無擇於色夫人悅色之情同於甘食雖賢者豈異於人哉乃但快朝飽不求甘旨則禹之循理而遏欲所以興也若懷王徒

以色故而寵鄭喪縱嗜欲而無厭足之心抑又何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厥籟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竹書紀年載益代禹立拘啓禁之啓反起殺益以承禹祀蓋列國之史異說如此離去聲罹也蠶災也謂爲啓所殺也憂能憂勤以濟難也拘囚禁也達逸出與師也厥籟未詳籟或作鞠無害厥躬言禹受舜禪與益受禹禪同益以亡身而禹無害作革言爲啓所革播降書所謂敷於四海也禹啓道同而虞夏之存亡異豈非商均耽樂而啓能憂之故乎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九辯九歌啟所作樂餘未詳凡篇內隱僻不可解者蓋  
當時有此異說而今不可復考矣舊註強爲附會語多  
怪誕今不從 附舊注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輶轅  
之道譙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啟禹曰歸我  
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啟生其石在嵩山竟地卽化石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歟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珖利決  
封豨是歟何獻烝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  
謀何羿之歟革而交吞揆之

帝降言天降羿令爲虐羿有窮后也革變也革孽革夏

祚而孽夏民河伯古諸侯司河祀者羿射殺河伯而奪  
其妻有雒氏馮籍也恃也以蜃飾弓筈曰珧利決巧力  
能決中也封豨大豕烝肉之膏舛牲而烹烝以祀若順  
也純狐氏寒浞之妻言羿之力足馮如此而上帝不歆  
其祀乃假手寒浞夫婦協謀誘羿殺之揆度其必克而  
羿無能勝蓋無道必亡虐民縱欲雖有彊力不足馮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種黍菑藿  
是營何由并投而鮫疾修盈

此據晉侯寢疾黃熊入夢而言事見左傳阻窮道路險  
遠也羽淵在東海西至晉國越太行之巖險活謂降其

靈如生也藿音九秬黍嘉穀莆藿惡草藝嘉穀則必營  
除其惡草賢佞不並立也堯之用人五臣與四凶并用  
如種秬黍而未除莆藿乃使鮫取精多而用物宏長養  
其惡千載而下越山河之險遠以病晉君其貽害之修  
長盈滿如此則知人之難禍延久遠賢姦之辨可不早  
乎

白蜺嬰莠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  
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嬰與纓通莠雲氣嬰莠項帶雲氣也臧與藏同從卽恭  
切舊說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莠

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蛻中之因墜其藥俯而  
視之子喬之尸也取而置之室中覆以敝笥須臾化爲  
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天式縱橫者言造化生  
物之定式從生爲人橫生爲鳥然形離則神散子喬受  
殺化爲大鳥雖能鳴而已喪其故體矣蓋子喬不知文  
子之逆而輕授以藥反逢其惡化鳥哀鳴無益於生喻  
利器不可假人大權移於小人之手害必及之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萍號雨師撰具也協脅脅骨駢生也鹿五鹿衛地萍號  
起雨氣機之動於微者也晉文公觀脅于曹授塊於五

鹿而拜賜之。徵卒驗則禍福榮辱幾有先見。要惟晉文  
任賢以自彊，有以膺之也。

鼇戴山，怵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  
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  
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易上  
有隕字

鼇舉首而戴蓬萊之山，見列子怵舞也。釋舟舟離水也。  
遷盪移之也。逐犬獵也。女歧澆嫂館同爰止，同止宿也。  
鼇之戴山，其任重矣。若恃其神力而怵舞，則必不能安。  
澆負盪舟之力以殺羿而篡天下，猶之乎其盪舟於陵  
而舟卒不可動，則亦鼇之戴山而舞也。而况嫂方縫裳

己窺戶以宣淫益增凶慝故少康因田獵遂襲殺之初  
殺女歧繼知其誤並追殺澆負乘非據凶淫逢殆理不  
誣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易改革也旅眾也謂改革眾志去夏而歸商也厚謂厚  
集其勢期必得也太康失國夏后爲羿所滅少康依於  
斟尋此有夏覆舟之前鑒使桀能以爲戒則湯將何道  
取之乎所謂殷鑒不遠國必自亡而後人亡之也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  
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

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孰道尙之

億一作意

妹音末嬉讀如喜璜石次玉者璜臺瑤臺成級也蒙山有施氏之國桀伐之而得妹喜寵之生亂舜三十未娶堯不告其父母妻以二女終以刑于化成天下當其始也桀惡未著舜德未彰湯何以億之而知其可殛堯何以億之而知其必興則惟桀之築璜臺以縱欲殃民而舜之道足陟元后其萌見者其枝葉必不可揜也故君唯無道而後姦色淫聲得以中之然則鄭襄之惑懷王而傾楚亦懷王自貽也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相傳文媧一日而七十化若此之類廣異聞以詰事理之不然見人言之未可信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收體一作豕服順也終爲害欲殺舜不已也象至不仁均於禽獸而舜不加誅舜之仁非象所應得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舊說泰伯仲雍去周而開吳未詳是否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緣鵠未詳飾玉謂禹錫元圭告成上帝歆饗以有天下

後世子孫貽謀可承何至桀而滅喪天降觀四方乃授  
伊尹佐湯致放伐于鳴條而羣黎九服大說則興亡之  
故豈不以人哉說音悅

簡狄在臺譽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

此言商之先世受命于天以下皆言商初之事於史亡  
考闕之可也舊說穿鑿故畧之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  
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  
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  
還來管微遵迹有狄不甯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舊說晉大夫解居父使吳過陳之墓見婦人負其子欲  
與之淫泆其婦稱墓門有棘之詩以刺之未詳是否  
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此必殷末有其事而今不可考矣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言妃是得水濱之木  
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此湯舉伊尹之事極至也妃讀如配吉配君臣道合猶  
配耦也相傳伊尹生於空桑謂尹母溺死化為空桑尹  
也其中或得而育之惡其無父母故使爲媵臣而湯得  
爲佐言賢者之生不偶非世人所知待聖主而後興

也

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重泉地名桀拘湯於此湯既出囚繫初無怨桀之心求  
勝以必於伐夏而誰挑之以必伐伊訓曰造攻自牧宮  
桀無道而造兵端禍自己先發也

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踐期不期而會也蒼鳥鷹也言牧野之師諸侯爭赴如  
羣鷹飛擊惟紂之無道故有以致之也

到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足一作定非是  
到至也不嘉嘉也親謂身任之也揆謀也足滿也成也

言至紂已誅之後周公之功豈不嘉哉身任發兵之謀  
以成周之景命而流言繁興使公咨嗟有毀室取子之  
憂讒言之爲害甚矣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  
行之竝驅擊翼何以將之

施置也乃汝也伐器斧斨之屬行將所奉之詞以致討  
也竝驅盡驅除也擊翼翦其黨也言管叔以武度欲授  
還殷之天下則將置成王於何地棄親卽讐祇以反速  
武庚之亡而已周公破斧斨斨以平商奄盡翦亂人之  
黨其奉辭伐罪將王命而行以何爲名乎惟管叔之不

度德而棄懿親自取之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王南巡自貽膠舟之害蓋聞越裳貢白雉謂南夷可  
以賓服而不知變生不測是徼非望之利而逢禍楚王  
貪商於而會武關殆類此也

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梅與枚通馬策也巧梅善御也天子環理天下莫敢不  
來享而何驅馳以求索貪之敗度如此索所革反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曳衒負物衒賣也幽王之先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

國後有夫婦賣是器者以爲妖將執而戮之夫婦夜亡  
聞宮人所棄女子啼而哀之去至襄其女長而美幽王  
伐褒褒人入此女以贖罪幽王寵之遂亡宗周篇內於  
女戎之禍再三言之蓋深痛鄭褒之禍楚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死於豎刁開方之手蟲流出戶與見弒同聽賢則  
興任姦則亡天命無常惟人所召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  
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

雷開紂佞臣阿當作何內有妲己則外有雷開而比干

抑矣惑亂之本艷妻也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梅音免梅伯殷諸侯諫紂醢之以賜諸侯詳與佯同  
聖人盡忠事君其德一也或死或狂歸於自盡而已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  
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元子元妃姜嫄之子竺厚也飛鳥覆翼天厚之馮弓挾  
矢謂稷之後裔至於文武以武功定天下也殊能大功  
將大也驚帝切激謂稷爲高辛所駭異激怒而棄之何  
卒逢天佑而福澤之長如此天祚有德禍福不測存乎

其人而已

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号一作號

伯昌謂文王号令也衰衰世之主也秉鞭御也西伯賜

鉞專征御天下作牧伯亦奉衰殷之命令乃終易侯社

而有殷之天下臣主無常有德則興耳

遷藏就岐何能依

自此以自急管繁絃之意情愈迫也

藏帑也太王舍邠之畜聚而遷岐何所憑依以立國依

於民也

殷有惑婦何所譏

譏爲人所指摘也紂貴爲天子寵一妲己而天下萬世

殷之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受紂名賜醢以九侯之醢賜諸侯上告武王告紂罪於  
天稱西伯者武王初亦爲侯伯親就躬受也聽讒誅忠  
天所不赦故武王請於天受天之命以訖殷祚而莫可  
救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相傳太公隱於屠肆文王往問焉揚聲古者屠刀柄首  
有鈴惟聖知人昏主進前而不知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武發武王發悒恨也載尸所謂父死不葬也惑嬖妾棄賢任讒人所公憤故武王急於燮伐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伯長也林君也謂晉世子申生君之長子也感天抑地謂申生神遇狐突云請命于帝帝命罰夷吾於韓抑及也申生之精誠死能感動天地而生不能感獻公至於雉經豈獻公之不可感哉驪姬賊之也妹喜也妲己也褒姒也驪姬也鄭裒與之爲五矣原屢言致詰以致痛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受禮受天之賜也至後來者也括言三代之興天命之

而申以大戒乃後嗣不道代者又興天命靡常也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承一作承

前疑後丞右弼左輔王者之四輔後茲終任之也任賢

勿貳湯之所以興也尊食宗緒謂錫以世錄

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勲闔謂吳子闔廬舊說以為勲君也夢音蒙吳子壽夢

也生與姓同孫也闔廬為壽夢嫡孫乃王僚立闔廬散

亡居外而卒殺僚以立殘越自彊則威名著矣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

夫何久長

舊說以為彭人其獻堯堯食而美之未詳是否彭彭

鑿導引服食而壽堯饗其獻壽八百歲喻用賢則可以  
祈天永命

中央其牧后何怒螽蟻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  
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百兩卒無祿

以上未詳當時稗官所記今亡考矣蟻洪興祖謂古蟻  
字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

此似言舜事舜納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其德可以事上  
帝而不能得瞽瞍之心至浚井而穴空以匿此又何說  
精誠可以格天不能感頑嚚孝子忠臣所以窮也下將

言楚事故重述此以自白其孤貞之志

荆勲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謂楚靈王也靈王興師憑陵中夏威亦大矣而縊於乾谿祚不得長子革諫之亦悟其過而改之弗及不救敗亡言之無益又何言也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

此言楚昭王之事吳光闔廬也環穿穴牆作孔也吳光挾爭國之威破楚入郢昭王出奔鬬辛救之穴牆而逃出閭社越邱陵乃免於難辛出自子文之後固楚同姓之世臣也楚自亡而存皆宗臣之力而懷王惑於靳尚

楚簡通釋卷三  
張儀疏遠世臣故詰之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楚人謂不成君者爲敖堵敖楚成王兄立而遇弑此言昭王奔隨國人不知傳其已死告於子西王且如堵敖子西因自立以拒吳已而知王在隨乃去王號子西試以上位自予非貪大位爲社稷計也故忠名不損忠臣苟利國家知無不爲如此昭王能知其忠任以國政楚以復振哀今王之聽讒而疑忌也